



风雨滕王阁

□ 李 航



滕王阁夜景 李 龙摄

赣水汤汤，南接章贡，东汇鄱湖，北入长江。坐落于赣江之滨的滕王阁，始建于盛唐。一千三百余年来，滕王阁飞檐高翘，如鸾鸟般振翅欲飞，因王朝的骄傲与荣光而傲然挺立。

这座高阁，飞檐叠翠，丹柱擎天。而其陡然名扬四海，不唯因恢弘气势，更因少年才俊王勃的千古绝唱《滕王阁序》。那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定格了江南的绝美意境，更将这座楼阁深深镌刻进中华文明的底色之中。

一千三百年来，滕王阁历经二十五次兴废、二十九次重建。在砖石的垒砌与焚毁间，镌刻下王朝的盛衰、文明的浮沉。它早已经不是一座孤立的楼阁，而是一面历史的镜鉴，照见了盛唐的风华、两宋的雅韵、元明的沧桑、清代的余晖，直至今日的新生。

其实，滕王阁是一本大书。真正令其不朽的，绝非仅赖王勃的辞章，还有那屡毁屡建的顽强意志、生生不息的华夏精神，这才是中华民族不屈的风骨与绵延的文脉。

一

唐永徽四年(653年)的江南，雾气蒸腾，水汽氤氲。这一年，李元婴从苏州刺史调任洪州都督。这位大唐的滕王、太宗李世民的幼弟，带着些许长安的记忆与失落，从皇都南下来到这片湿润的土地，就任洪州都督。

洪都，地处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隋朝时，朝廷将豫章郡改名为洪州，设立洪州总管府。其时，洪都仍是偏僻蛮荒之地，也是官员贬谪之处。

眼见赣水苍茫，西山叠翠，李元婴决意在此处营建一座高阁——或许是在江南烟雨中寻一处可以与旧日长安对话的亭台，或许只是想让这洪州山水见证皇家该有的气象。于是，这座朱漆梁柱间尽是皇家气派、却生长于江南烟雨中的楼阁落成了，它将北方的营造法式与南地的山水气相融合，李元婴取其名为——“滕王阁”。

那是一个王朝正在走向鼎盛的时代，贞观遗风犹在，国力日盛，四方晏然，物阜民丰。这座临江而立的楼阁，很快成了洪州文武官员、往来士绅宴游集会的去处。它静静地立在江畔，像一个刚刚登场却还沉默的主角，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个时刻，那束高光。

垂耀千古之光，在二十二年后，方才依依落下。

洪州新任都督阎伯屿重修楼阁。这一天，江风拂槛，远岫横黛。阁都督于是设酒席于阁中，盛宴宾客。他本有意在席间令女婿吴子章作序，以彰其才，笔墨纸砚皆已备妥，只待吴子章施展才华。

此时，似乎谁都没有留意席间那个衣衫微尘、眉宇间却有不同之色的年轻人。他年纪二十多岁，因父亲在交趾当县令，探亲途中恰取道洪都，于是参加了这场盛会。

年轻人不请自来，阎伯屿很是不悦。更让阎伯屿不高兴的是，年轻人竟然不等人邀请，径直拿起纸笔，挥毫疾书。阎伯屿更是不快，遂拂袖而去。可是，阎伯屿对这个年轻人存有好奇，虽转入帐中，却着人去探看，这个年轻人究竟写了些什么。

下属打探说，年轻人写出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”，阎伯屿说，老生常谈，老生常谈！下属又报，年轻人写出“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”，阎伯屿不以为然，摇着头说，老调重弹，老调重弹！待听说年轻人写出“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；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”，阎伯屿已悄然离席，沉吟不语。及至听说年轻人写出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他起座惊叹，不由得连连赞叹：“此真天才，当垂不朽！”

《滕王阁序》，全篇仅七百七十三字，引经据典二十余处，如星罗棋布，妙语迭出，仿佛不是苦思得来，而是天地灵气借这少年之笔，倾泻于纸端：

——“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瓠越”，写尽洪州地缘之重。

——“爽籁发而清风生，纤歌凝而白云遏”，描摹了宴集之盛。

——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，则抒发寒门士子的凌云壮志。

这个年轻人，便是初唐四杰之首王勃。

彼时的王勃，虽因《檄英王斗鸡文》被贬，仕途困顿，一身才气无处安放。可恰恰是个人的失意与时代的宏阔，让他与滕王阁在此相遇、碰撞、激发，化作了照耀千古的辉煌一瞬。这篇序文，是个人才情的爆发，更是盛唐气象的缩影——在这个冉冉升起的伟大时代，允许年轻人的意气，包容失意者的呐喊，文化的繁荣与国力的强盛相互滋养相互砥砺。

然而，盛世终有迟暮时。安史之乱的马蹄，踏碎了往日的繁华，大唐由盛转衰。

江南虽远离战火核心，却也难逃藩镇割据的侵扰。唐大中二年(848年)一个夏夜，一场大火吞噬了滕王阁。虽然，滕王阁损毁后经历重修，形制仍在，气势却已悄然消失。待到黄巢起义的烽烟卷过江南，滕王阁再罹兵燹，只剩断壁残垣，默对斜阳，诉说着盛世的背影。

所幸，王勃的序文，早已将高阁的魂魄注入每一片瓦

当、每一条木椽，让这座建筑超越了单纯的砖石土木，成为一代代士人精神皈依之所。正因如此，滕王阁纵使身躯屡毁，也为后世的重建埋下了草蛇灰线——只要那份对美的眷恋未曾断绝，滕王阁便永远沉默在岁月的长河中，等待着下一次重生。

二

五代十国，中原王朝不断更迭，政治形势极不稳定。各种纷争之中，滕王阁几经兴废，早已不复盛唐模样。直到北宋肇始，天下复归一统，江右漕运地位上升，朝廷右文之风日炽，这座沉寂多年的名楼，终于等来了它的新生。

北宋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，知州赵概奏请重建，首次将“滕王阁”纳入官方祀典，并刻《重修记》碑，强调“崇台杰阁以壮江山”，标志着高阁从宗室私产转为地方公共象征。宋崇宁元年(1102年)，洪州知府范坦主持了这次被载入史册的重建。工程规模宏大，远迈前朝——据载，新阁“崇三十有八尺，广四基四十尺，增高十一”，其格局更为碧，“南北因城以为庑，夹以二亭：南湖大江之雄曰‘压江’，北擅西山之秀曰‘挹翠’”。

范坦深谙宋代文人的山水旨趣，此次重建，意在使楼阁与自然交融无间。从此，在滕王阁压江亭可俯瞰赣江奔流，在挹翠亭能静赏西山凝翠，建筑不再孤立于环境，而成了一处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、一方容纳精神的天地。此阁既成，再次成为江西文脉汇聚之所。

有宋一代，江西人物之盛，堪称璀璨：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黄庭坚、杨万里、朱熹……他们的身影与名篇，共同编织出宋代文化的锦绣画卷。

欧阳修的身影，出现在一个宦海浮沉的黄昏。他被贬夷陵，途经洪州，独登高阁。赣水在夕阳下流淌着破碎的金色，远山如黛。他挥笔写下“赣水苍茫围山碧，江勃雄文天下识”，这是写景，更是对自身际遇的宽解——文人的命运，终究要在文章里寻得最终的安顿。此后，被称为“千古伯乐”的欧阳修，所发现的苏轼、曾巩等不世出之才，不过是当年科考的一个侧影。仅以嘉祐二年(1057年)为例，这一年科举各科共录取了899人，其中进士388人，在这一大群人中，对后世造成巨大影响的进士名单还有苏辙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曾布、吕惠卿、章惇、王韶……统统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。

青年王安石的出现，则是带着晨曦般的锐气。九百年来，王安石一直备受争议。有人称赞他是改革的先锋，有人责怪他的变法导致了北宋的灭亡。此时，王安石自临川赴京，与三五知己聚于阁上。江水东去，一如他们胸中奔涌的变革理想。觥筹交错之间，王安石指点江山，评说时弊。那尚未被官场磨平的棱角，那属于一个时代青年的抱负，让他写出了简洁峻切、含蓄深沉、深婉不迫的伟大篇章。此番登临，像是某种精神的礼拜，此后他所有的波澜壮阔，似乎都能在此寻得最初的踪影。

待到黄庭坚为之题写匾额，已是另一番光景。他的书法，骨力遒劲，一撇一捺间是历经沧桑后的沉静与坚韧。当他挥笔写下“滕王阁”三字，那已不只是为一座建筑题名，而是以笔墨与初唐的那场天才挥洒共襄盛举。他写下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“若有人知春去处，唤取归来同住”“黄花白发相牵挽，付与时人冷眼看”……文学的篇章与书法的韵律在此交会，两种不朽的艺术形式，共同将这座楼阁托举至更高的境界——滕王阁，不仅是诗词的载体，本身也成了一件完整的艺术品。

隔着时光回望，彼时江西，书院林立，文风鼎盛。滕王阁作为江南人文枢纽，其巍然屹立的身影，正是那个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的时代，最为生动的文化写照。

可惜，建炎三年(1129年)的烽火，终究是烧过长江，映红了赣水。金兵铁蹄踏碎江南静谧，滕王阁未能幸免，在战火中化作焦木残垣。然而，民族的韧性总在废墟中悄然存留，在非常时刻悄然生发。不过三十载光阴，至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，一座规制稍简却气韵未失的滕王阁，再度屹立于赣水之滨。那已不只是一次土木重建，更是一个偏安王朝在动荡时局中，对自身文明血脉的郑重确认。

宋代的滕王阁，两度浴火，两度重生。滕王阁亲历了汴京的繁华旧梦，也承载了临安的半壁山河。其形制愈见秀雅，与山水愈发相融；其精神，却从宴游集会的优雅场所，逐渐沉淀为整个士大夫阶层，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。它既是文采风流载体，亦是家国情怀的寄托。

元代的滕王阁，静默地伫立在赣江之畔，像一位退隐的士大夫，闲散悠然，超凡脱俗。

至元三十一年(1294年)，滕王阁再次重修。楼高仅五丈六尺，规模虽不及宋时，却固执地守着“临江瞰江”的格局。其时，汉文化遭遇压制，这座楼阁以一种低调的姿态，倔强地维系着某种文化的尊严。

元统二年(1334年)，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塔夫帖木儿游历至滕王阁，感慨其历史沧桑，遂下令再次重修。仅一

年多后，这场浩大的工程便顺利竣工，滕王阁以崭新的姿态矗立在历史的舞台上。这次重建，为这座楼阁赋予了别样的意义。它虽不复唐宋盛景，却在江南的文化版图上，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。彼时，科举时兴时废，南人仕进无门，这座临江的楼阁，便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庇护所。

在蒙元帝国统治的漫漫长夜里，滕王阁犹如一盏未灭的孤灯。每一首题咏，都是士子们对文明火种小心翼翼的呵护与传承。

元末烽烟再起，楼阁又成焦土。元末明初，滕王阁已所剩无几。洪武初年，朱元璋击败陈友谅，在此阁宴请文武群臣。不幸的是，由于江岸的坍塌，南昌沿江的城墙不得不内移三十步以作防御。滕王阁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倾塌，最终“颓压以尽，遗址颇沦于江”。

当此之时，天下甫定，出身草莽的朱元璋深知，武功可夺天下，文教方能安民心。重修滕王阁，便是新王朝由武治转向文治的一个清晰信号。

正统初年(1436年)，江西布政使吴润重建了滕王阁，并改名为“迎恩馆”，此时滕王阁已名存实亡。然而，命运多舛，景泰三年(1452年)，滕王阁再次被大火吞噬。巡抚韩雍在馆址东岸重建了一座“西江第一楼”，然而在明宪宗成化元年又遭毁损。至嘉靖五年(1526年)，都御史陈洪谟主持重建，其制“凡七间，高四十有二尺，视旧有加”，规模更胜前代。吏部尚书罗钦顺亲为作记，称其“瑰伟绝特，甲于江南”。于是，滕王阁之名又得以恢复。

虽然历经多次毁损与重建，滕王阁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又一次辉煌。明代的滕王阁，在近三年百年的岁月里，历经七度兴废，其命运与王朝兴衰息息相关。永乐盛世，国力鼎盛，滕王阁亦迎来全盛时期。它不仅成为官府祭祀、文人雅集的场所，更一度被纳入官方祀典，每逢春秋二祭，地方官员皆须登阁致祭。

有明一朝，巍峨的身影映照着帝国最初的曙光。然而至万历一朝，国势渐衰，党争日炽，虽仍有地方官主持修葺，却已难掩其萧疏之气。待到崇祯末年，天下糜烂，张献忠部破南昌，烈火浓烟中，这座见证了明代兴衰的楼阁，再次化为焦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明代滕王阁的形制与内涵悄然演变。楼阁中，以人为杰的气象愈发浓厚。自汉末道陵开宗，晋代渊明采菊，至宋末天祥殉国，再到本朝大才子解缙挥毫——这些江西俊杰的风采与事迹，便已因滕王阁而传颂。

登临者在此驻足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：听见陶渊明在斜川的悠然吟诵，看见文天祥在零丁洋的决然回望，想见解缙在文渊阁的潇洒奋笔。他们所作代笔，并非仅供瞻仰的遥远忆容，而是这片土地千年不绝的文脉与风骨——一种比砖石更坚固、比江水更悠远的精神传承。

据传，文天祥兵败被俘，押解北上途经南昌，虽未能登阁，却在狱中挥就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绝唱。这份肝胆，与王勃笔下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的风骨跨越时空遥相呼应，共同铸就了滕王阁的不朽。

终明之世，滕王阁已超越一座建筑的物理存在，成为王朝正统与文化传承的象征。

无论谁主政江南，重修此阁几乎成为一项不成文的规制——那不仅是对前朝风雅的追慕，更是对华夏正朔的认同，对文化道统的接续。它在烈火与重生的循环中昭示：楼阁或有形灭，而其承载的文脉与气节，永不湮灭。

四

有清一朝，在王朝的更迭与动荡中，滕王阁开始了艰难的挣扎求存。据记载，有清一朝，滕王阁的兴废更是频繁，共计重建十三次。历史资料显示，滕王阁在清朝因火灾而被毁五次，兵火之灾两次，自然损毁四次，但幸运的是，每次损毁后均得到重建。

顺治五年(1648年)的战火，将明末残存的楼阁彻底吞噬。六年后的顺治十一年(1654年)，江西巡抚蔡士英主持重建。

此番工程，意义重大——蔡士英悉心参照宋明规制，保留“明三暗七”的传统结构，更添诸多匾额楹联。其中最为人称道的，是集唐代怀素狂草而成的“瑰伟绝特”巨匾，笔走龙蛇，意气纵横。这幅匾额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草书匾”，至今仍为天津津乐园。

康熙盛世，古阁迎来这个王朝最后的辉煌。康熙帝南巡曾特谕地方官员悉心维护，并亲题“江天一览”以彰其胜；乾隆帝更六度赋诗题咏，其中“李元婴阁王勃序，不过三王前后间”之句，巧妙将滕王阁的创建者与题咏者并置，流露出对这座文化地标的格外青睐。彼时阁中，文人雅集终年不绝，江右商帮亦常在此宴请往来，这座千年楼阁，一时间成为融合官、商、文人三种力量并存的独特景观。

然而盛极之下，危机潜伏。嘉庆之后，国势日颓。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夏夜，惊雷击中滕王阁的阁顶，引发大火，主体建筑尽毁。咸丰五年(1855年)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围攻南昌，守城清军为廓清射界，竟主动炸毁部分阁体以取材筑垒。待到同

治年间，江西巡抚刘坤一主持重修时，虽勉力恢复形制，却因经费支绌，工艺用料已大不如前。

此时的滕王阁，虽仍矗立江边，却已难掩破败，就像晚清王朝，表面维持着体面，内里早已腐朽。这座见证了十数个王朝兴替的楼阁，正如它身后那个老大的帝国，在落日的余晖里，静静等待着时代的巨变。

民国十五年(1926年)秋，赣江水面映出的不再是落霞与孤鹜，而是冲天的火光。北伐军兵临南昌城下，据守的北洋军阀邓如琢部为抵御进攻，竟下令焚城。士兵将火把扔向滕王阁——这座见证了二千二百七十三载风雨的楼阁，顿时陷入火海。大火烧了整整三日，木构梁柱在烈焰中发出最后的呻吟，历代珍藏的题咏碑刻多化作焦土。待烟尘散尽，唯剩一块“滕王阁”青石匾额孤零零地斜插在废墟中，像一块往昔的墓碑。

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、最沉重、最仓惶的一页。赣江依旧东流，只是江水之中，再也映不出飞檐的倒影，而是山河破碎的悲凉与文化断裂的痛惜。文人墨客闻讯，无不扼腕叹息——徐悲鸿当时正在南昌写生，闻讯赶至废墟前，画出那残垣断影，后在画上题道：“千年文脉，毁于一旦。”这座楼

的消逝，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——不仅是王朝体制的终结，更是那种将建筑、文学、士人精神融为一体的传统文化生态的断裂。

然而，青石匾额始终没有离开江岸。它静静躺在瓦砾中，任雨水冲刷，战火劫掠，却始终未被撼动。

当地人悄悄在废墟前焚香祭拜，过往舟船经过此地都会鸣笛致意。这块石头成了某种精神的锚点，提醒着每个经过的人：只要记忆不曾湮灭，文明就有重生的可能。

之后二十年的战乱流离中，这块匾额始终守望着赣江，就像威武不屈的中华民族，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，即使历经磨难，依然保持着桀骜的姿态。

五

硝烟散尽，新中国在百度待兴中站稳了脚跟，对文化重建的渴望也随之苏醒。那静卧于江畔的废墟与那块执拗的青石匾，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南昌城的记忆。重建千年名楼的呼声日渐高涨。

转机终于降临。1983年，南昌市政府决定：重建滕王阁。工程的核心，是依据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于烽火连天的1942年所绘的《滕王阁重建计划草图》。

那张泛黄的图纸，凝聚着梁思成在民族危亡之际对文明延续的深切期许。他以宋式楼阁为蓝本，参酌明代遗风，精心推演其“明三暗七”的典雅结构；而在施工中，能工巧匠们更以钢筋水泥浇筑出仿木的梁柱斗拱——这既是古今匠心的传承，亦是时代给予的新生。

1989年10月8日，重逢重阳。第二十九次重生的滕王阁，在无数目光的期盼中，终于揭开了面纱。但见碧瓦映日，丹柱凌霄，其飞檐如群鸾振翅，气势恢宏，卓然屹立于赣水之滨。千年之后，“西江第一楼”的风采，终得重现于天地之间。

如今的滕王阁，早已不是一座孤立的楼阁，它将自己舒展为与整座城市呼吸与共的开放园林。北园的无墙之界，沿江步道的贯通蜿蜒，真正实现了“还江于民、还岸于民、还景于民”的当代理念。它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历史符号，而是市民漫步、凭栏、感怀的日常风景。滕王阁与千年江景，化为了寻常的人间烟火。

阁内，历史以艺术的形式再度苏醒。汉白玉浮雕《时来风送滕王阁》，凝固了王勃乘风破浪、挥毫作序的那个秋日传奇；巨幅丙烯壁画《人杰图》《地灵图》，将江西的千古风流与山河壮丽尽收尺幅之间。苏东坡手书的《滕王阁序》镌于铜板，笔意酣畅；毛主席挥就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长联高悬抱厦，墨韵沉雄——不同时代的才情与气魄在此交织碰撞，完成了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。

夜幕降临，古老的楼阁便在光与影的魔法中获得新生。南昌城市舞台声光秀将现代科技注入传统飞檐，滕王阁于璀璨灯火中翩然起舞，流光倒映赣江，连接着古老的诗意与当代的脉搏。

从唐永徽四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从李元婴建起的这座楼阁，到梁思成图纸上最后一笔落下，滕王阁在时光里经历了二十九次重建、二十五次兴废。经历千年的风霜，滕王阁依然矗立在那里，化身为一座流动的、生长的、属于新时代的文化灯塔。

一千三百余年来，它听过盛唐的笙歌，也见过末世的烽烟；太平岁月里，它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一抹云霞；离乱年代，又成了断壁残垣中一块沉默的青石。它像一位老人，把所有朝代的记忆都收在了自己的砖瓦之间。

人们说它不朽，不是因为木石坚固，而是因为它心里装满了形形色色的故事。这些故事，从来没有走远，从来不曾被忘记。王勃写下的“穷且益坚”，温暖过多少寒窗苦读的学子；文天祥留下的“丹心照汗青”，点亮过多少暗夜中的灵魂。一代代人在这里题诗作赋，仿佛在传递一盏不灭的灯。

如今，它依然立在江边，晨光里看渔舟撒网，暮色中听孩童嬉戏。它不再只是书里的名楼，而成了我们生活里的风景——一个看得见的承诺：无论经历多少风雨，那些美好的东西，总会一次次重新站起来，像春天的草，像江心的月，像倔强坚韧的中国，永远生生不息。

赣水汤汤，奔流不息；阁影横江，千秋永存。滕王阁的兴衰史，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文化史，一部王朝浮沉的见证史。它告诉我们：一座楼阁能穿越千年，不是靠砖石有多么坚固，而是因为住进了无数人的心里。就像一颗种子，即便被深埋于冰雪之下，只要春风拂过，便会发出新芽。那些刻在木头上的诗句，飘在江风里的故事，一代代人登临时眼底的光——这些看不见的东西，才是它真正的骨骼。

只要还有孩子在江边背诵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只要还有游子在异乡想起“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；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”，只要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会被美打动，被勇气激励——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

那么，滕王阁就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